



民间习俗

正月初一到十五的
忌讳大全

初一

正月初一不能动用扫帚，否则会扫走运气、破财。假使非要扫地不可，须从外头扫到里边。到今天许多地方还保存这一习俗，除夕前扫除干净，年初一不出扫帚，不倒垃圾，备一大桶盛废水，当日不外泼。新年里也不可以打碎家具，打碎了是破产的预兆，得赶快说声“岁(碎)岁平安”或“落地开花，富贵荣华”。



初二



年初二，出嫁的女儿回娘家，要夫婿同行，所以俗称“迎婿日”。这一天，回娘家的女儿必须携带一些礼品和红包，分给娘家的小孩，并且在娘家吃午饭，但必须在晚饭前赶回婆家。在过去，一家人也会选择这一天拍张全家福。

初三

大年初三又称赤狗日，与“赤口”同音，通常不会外出拜年，传说这天容易与人发生口角争执。不过这个习俗早已过时，因为现在人们难得春节团聚，对此已经淡化许多。



初四



大年初四是祭财神的日子，过去，老板想将某人“炒鱿鱼”，这天就不请他来拜神，对方也就心知肚明，自个收拾走人。还有传说说，灶王爷这天要来查户口，因此也不宜远出。

初五

正月初五俗称破五，要“赶五穷”，包括“智穷、学穷、文穷、命穷、交穷”。人们黎明即起，放鞭炮，打扫卫生。鞭炮从里往外放，边放边往门外走。说是将一切不吉利的东西都将轰出去。这天，民间通行的食俗是吃饺子，俗称“捏小人嘴”，天津人破五这一天，家家户户都吃饺子，而且菜板要剁得叮咚响，让四邻听见，以示正在剁“小人”。



(上接六版)一以义命为闲，介第清操为时，钦命仕官数十年，未曾增置产业，敞庐数椽，足蔽风雨而已。”从现在留存的他的故居来看，也确实如此。

史料上有一则记载，说他在任文颖馆纂修官时，“恭纂钦定明鉴，因按语错误革职，”直到道光元年才蒙恩复原官。张岳崧

编纂明鉴究竟写了何样错误按语，用今天观点看，是否错误，已难查考了。但由此得知，张岳崧曾参加了明史的编撰工作。他主讲越秀、琼台、雁峰、瑞溪等书院，便是他被革职期间的事。

民间颇多对张岳崧的传说，有褒有贬，然多系不确之谈，缺

初六



年初六，商店酒楼才正式开张营业，而且要大放鞭炮，不亚于除夕的境况。传说这一天最受欢迎的是当年满12岁的男孩，因为12是6的二倍，这叫六六大顺。这一天，每家每户要把节日积存的垃圾扔出去，这叫送穷鬼。

初七

初七是人日，即人的生日。根据《占书》记载，由初一开始，上天创造万物的次序是“一鸡二狗、三猪四羊、五牛六马、七人八谷”，所以初七就是人日。这天，香港市民喜欢吃及第粥，所谓及第，是希望科考状元高中。人日要尊敬每一个人，连官府也不能在这一天处决罪犯，家长也不能在这一天教训孩子。

初八



初八是谷日，传说是谷子的生日，也叫顺星节，传说是诸星下界的日子，天空星斗出得最全，如果这天天气晴朗，则预示这一年稻谷丰收，天阴则年歉。

初九

农历大年初九，民间习俗是玉皇大帝的诞辰，要举行盛大的祭天活动。台湾新竹不少信众要到主祀玉皇大帝、拥有二百多年历史的天公坛，向天公祝寿，并且祈求新的一年风调雨顺、平安健康。

初十

初十是石头的生日，这一天凡磨、碾等石制工具都不能动，甚至要祭祀石头。在山东郯城等地有抬石头神的说法。初九夜，人们将一瓦罐冻结在一块平滑的大石头上，初十早晨，用绳系住瓦罐的鼻子，由十个小伙子轮流抬着走，石头不落地则预示当年丰收。

乏历史根据。传说张岳崧胸怀狭小，不保洪莹一事，就属子虚乌有。已有《朝花》1981年第三期发表张昌礼同志的《张岳崧初探》一文，引据史料论证其无了，我不须再赘述。

张岳崧在学术研究方面是刻苦认真的。《翰山公崇祀乡贤实录》中，说他“为学力辟门户之见，百家载籍，靡不淹通，而立身行事，一以宋儒为折衷，尤服膺程朱之旨。曾言后世学者，专事考据则病其丛杂，高谈名理则易涉空虚。能以汉儒之赅通，折宋儒之义蕴，则经明行修，学术何患不醇，士风何患不振。其立论教人以六经为根，以心性为要归。故品学为世所重。”张岳崧曾说：“同官之弊，莫甚于隔阂。各持己见不能以诚意相孚，则事鲜

济而民蒙其害矣。”见《灏山公行述》他的这一见解非常精辟，至今尤可为借鉴。从上述史料，可看到张岳崧治学立论，以及为人的见地了。

张岳崧的父亲张居伟，是个正直的读书人，庠生。史称他“平生不出一欺心语，不做一亏心事。”张岳崧的学识为人，深受其父之影响。张岳崧也跳不出历史的局限，思想上有其落后的一面。他迷信鬼神，相信地舆风水。他为官时，曾多次带头参与拜天祭神折雨，曾为江神立庙，并亲为奏请御书匾额，封赠江神以防水灾。他对封建主义禁锢妇女的贞操节烈，非常推崇。然而瑕不掩瑜，张岳崧终究是海南历史上的一位难得的人物。他有功于世于国于民，是值得海南人引以为

荣的。据各地进行文物普查发现，张岳崧之手迹遗物还有不少，如他手书的匾额、对联、手抄本，以及张岳崧的各种印章等都有发现，应妥为保护。张岳崧死后，棺葬于琼山县甲子区毛头村之附近，“四清”、“文革”时被破坏，墓地之石杆、石牛、石羊、石翁仲、墓碑等俱不存，实在遗憾。

附笔者说明：本文所引用之材料，原文没有标点符号，为方便阅读，引用时笔者加上标点符号。本文发表于1985年《海南文博》、《文物普查》，曾被其他学者收编入多部专集。